

做對的事永不嫌晚，贖復學點燃病友希望之光

中華民國贖復牙科學會

王東美理事長專訪

採訪／閻以輝、劉兆媛



2022年底中華民國贖復牙科學會理事長交接，(左)為王東美理事長，(中)為洪純正教授，(右)為潘裕華前理事長。

從小沒有特別立志成為醫師，更沒有想到將來會成為一位專業的牙科醫師在贖復(補綴)領域貢獻所長，而今提及贖復(補綴)對病友的人生價值，王東美理事長深覺那是重燃病友的希望之光，補綴生命原有的美好與尊嚴。

無欲則剛

隨遇而安的東美式生活學

初訪王東美理事長，專業之外有

股清新的氣質，訪談間提及她最愛的收藏更不經意流露出赤子之心，一整排的書櫃裡放著耳熟能詳的漫畫包括全系列的《將太的壽司》、《鬼滅



在繁重的教學、研究、臨床工作之餘，最愛看漫畫來紓壓。也從許多漫畫中體會人生的道理。書櫃裡滿滿地收藏，都是王東美理事長的最愛，也是一路走來陪伴的人生回憶。

之刃》、《玻璃假面》等暢銷之作，

「在平日繁重的教學、研究、臨床工作之餘，漫畫是我最佳的紓壓劑，受歡迎的漫畫多是傳達正向力的故事。這些漫畫陪伴我度過每個人生階段，讓我在閱讀中體會人生的道理。」她認為《將太的壽司》裡面講述日本職人學習過程與態度，非常貼近牙醫師的養成，甚至可用在任何需要專業技術相關的職業。也常將漫畫裡「自己辛苦學習而來的工作，其喜悅是無可替代的」、「範本經常就在你眼前，只要你想學的東西，總有一天一定可以學到」等名言金句當成砥勵自己以及心靈充電的正能量。

聊起2022年底承接中華民國贛復牙科學會理事長一職，她期許能在學會優良傳統的基礎下，導入更多顎面

補綴、口腔功能重建、與跨科合作的教育內容，並且與所有訓練機構合力提升年輕牙醫師對贛復補綴專科受訓的意願，造福更多患者。

她說：「從小到大我一直是個隨遇而安的人，從來不曾預設自己需要達到怎樣的成就，只專注在自己的崗位上，一路走來，無論是承接理事長職務或是在學校晉升副教授，我都抱持著隨緣的態度。」，就好像蒲公英種子等待命定的風前行，落地後扎根，盡力生長、開花直到再次乘風而行。她認為認識自己、做好自己本分很重要，然後盡全力後，就該抱持著隨緣而生的豁達。

在她身上看見一種專屬的「東美式生活學」，套句現在的流行語，就是一種「佛系經營」的概念，沒有預期就不會有過度的壓力，她坦言對於人生，反而有種「拆禮物」的驚喜感，沿途遇見的每一個人，無論褒貶都是貴人，在他們身上都有值得學習的人生課題。

而承接中華民國贛復牙科學會理事長，更多時候是象徵培育與傳承，「需要更多年輕的醫師投入贛復補綴專科，除了人才的培育迫切，疫情後也需要透過更多國內外實體學術活動交流，讓知識及資訊不斷地更新，



在UCLA 期間看到許多在台灣沒看過的案例，也學習了顏面補綴技師的技術。這個病人在我們的幫助下，幾可亂真的義鼻以磁鐵連接obturator，恢復了外觀與飲食說話的能力，她開心的說可以跟朋友一起吃飯了。



回到台灣之後，很幸運能找到遠企的小川和也技師(中)協助一同服務顏面損傷的患者。也藉由舉辦科內的Nasal Prosthesis Workshop，讓受訓醫師們對頭頸部膺復重建有更多認識與興趣。

2022年後將透過更多醫學跨域合作，導入更多的資源吸引專業人才投入為首要。」

才意識到，原來班上的同學下課後大多去外面補習或上家教課補強，而自己卻壓根沒有想過補習。

挫敗是成長的養分 勤能補拙是成事關鍵

憶及人生頭一次嘗到挫敗感，是在她就讀北一女高一時，那個少年不識愁滋味的年紀。「進了北一女後，我心無旁騖地認真學習，即使這樣成績只能說還不錯，班上優秀的同學很多，想要成為第一名，難度相對高出許多。高中以前，我的成績都名列前茅，這也是我頭一次，發現考卷都不會寫，頭一次感到緊張無比。我心想為什麼同學可以寫得那麼快，而自己卻總是拖到最後幾個交卷。」幾次後

「我從小到大都沒有補過習，除了爸媽擔心補習後回家的安全，再來拖著疲乏感學習沒有效率外，我也看見班上多數同學去補習後，心思開始不在學習上，而是放在與其他學校同學交流上，當時我心裡對這樣的學習態度充滿疑問，所以儘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難題，我仍然想靠自己解決，還是想要自己念，遇到不擅長的題目，就要求自己練習到會為止，要自己從練習的過程中融會貫通，才能找到迎刃而解的方法。」她認為學習不能仰賴他人，即使艱難，仍要去經歷這樣的過程，才會成長。

而第二次的低潮是讀大三時，當時課業壓力大到臉上青春痘不斷地冒，拖了很久之後才去皮膚科，醫生開了A酸等比較強效的藥，花了一整年的時間才慢慢地解除痘痘危機。她回憶當時需要背誦很多解剖與生化名詞，「對於背誦不擅長的我來說，非常煎熬，而當時醫學院的課非常多，大三後沒有辦法住宿舍，我家住天母較偏遠處每天往返，因為公車都有固定車班，一錯過就會遲到，所以我每天都是班上最早到的，也因此睡眠常常不足。還常做遲到、補考的惡夢，那一段日子我只能不斷告訴自己，要咬緊牙關盡力克服，即使很疲累，這仍是必經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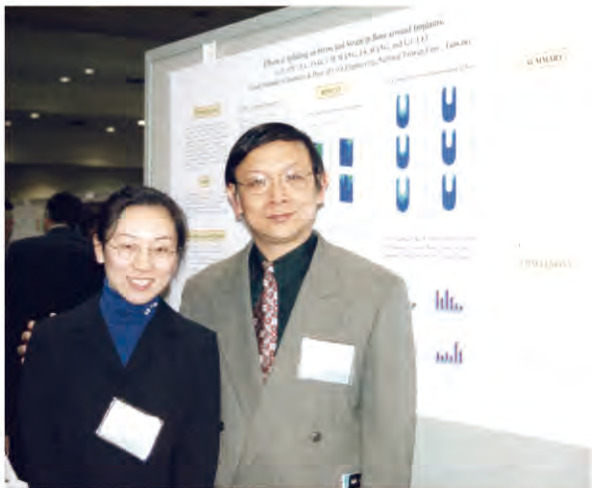
她後來回頭看高中、大學這段青澀歲月，覺得當時的自己也許太過年輕，只專注在學習上，認為學習以外都事不關己。「高中時覺得有些同學意不在補習，而是都把時間花在跟其他學校的交遊上很浪費時間，但我後來觀察，這些同學的確在人際關係中很吃得開，當時流行『人脈存摺』形容詞，他們在不管是職場、還是其他領域還真的能夠獲得「關係紅利」。我自認是相當晚熟的人，高中甚至大學都不把人際關係的經營當回事，認為深交的朋友幾個就夠了，這些是直到我開始當老師、到國外交流後，才體會，結交不同領域的朋友，或許在

某個時刻能夠帶來不同的生命視野。所以我開始學會選擇，不再一味拒絕社交邀約。」而這些體悟她也常跟學生們分享，學習固然重要，但人生的時間很珍貴，不只有學習，有時可以放下書本去親身體驗，會有不同的收穫。

即使現在，理事長教導學生，仍希望學生能夠坦然面對自己的問題，只有正視自己的問題，建立正確的學習態度，扎實地穩固根基，未來才能真正地造福病患。她直言她是個會當掉學生的老師，能否準時畢業其實不是重點，而是能在學習的過程中獲得實在的技術與知識，每當看到學生在她嚴格的教導下進步，心中總是充滿感動。



身為教師能教到全國最頂尖的學生真是倍感光榮。補綴學相關的課程與實驗在牙醫學系所有課程中學分最吃重，不僅教師壓力大，學生壓力也很大。感謝師長們對我授課方式與原則上的支持，也感謝同學們能體諒我求好心切，讓我能獲得優良教師獎。



台大匱復補綴專科訓練的一部分，也是進入學術界的起點：第一次參加國際會議貼示報告。1999年與論文導師林立德教授在加拿大溫哥華IADR (國際牙醫研究學會) 會場。(左)為王東美理事長，(右)為林立德教授。



帶領我走向國際匱復補綴學術圈的另一位大師，也是師祖：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教授，將人工植牙引進北美而開啓更多研究Prof. Branemark 骨整合觀念的Prof. George Zarb，在2006年舉辦了第一屆Young Prosthodontic Educator Workshop (YPE)。很榮幸能與任職於UCLA 的張廷琳學姊一起成爲首屆的學員。

父親的一句話 成爲當牙醫師的契機

父母從來不會在學業上要求她與妹妹，反而給她們姊妹倆自由發揮的空間，「我喜歡念書，覺得第一名才有成就感，妹妹對念書沒興趣，想朝藝術設計領域發揮，所以後來讀服裝設計。我們姊妹個性截然不同，人生方向也大相逕庭。但認真想來，匱復補綴其實也需要美學天賦，這點我們姊妹應該多少都遺傳自父親。」

父親是負責國際業務的工程師，常常需要往國外跑，本身也熱愛旅遊，所以兩姊妹看到父親總能樂在工

作，常聽到父親分享國外的見聞，也常跟兩個女兒分享待人處事的道理，「父親雖說是工程師，但風趣有創意，也熱愛交友，對錢財反而淡泊。他常跟我們說錢不用賺很多，夠用就好，但錢怎麼樣才算夠用呢？就是你想請朋友吃東西，或是你想要邀請朋友做什麼事情，不會顧慮花費，這樣就代表錢就夠用了。」

父親也讓她知道朋友的陪伴很重要，影響她的金錢觀：錢財乃是身外之物。生命中有許多比起金錢更有價值的事物。「父親常說，若朋友來借錢，如果願意借，就要有心理準備，錢丟出去就不要想收回，有這樣的心

理準備，才算有餘力幫助。這也影響我看待事情的方式，我通常會設想比較糟的狀況，然後做一些準備，對於結果就不會太過在意。」所以她做事從不會以薪酬為優先考量，而是這件事代表的意義，不會因為外在的因素而被影響，較能選擇自己喜歡的工作與環境。

會選擇牙醫系全憑父親的一句話，「當時家族裡只有一個親戚是醫師，我大伯是醫師，但他很早就移民去美國了，所以我們從小對於「醫師」，甚至是「牙醫師」可說是非常的陌生。當時聯考的成績預估可以上台北醫學大學的醫學系，但仍在台北醫學大學的醫學系與台灣大學牙醫系抉擇，父親看我陷入膠著就說牙醫不用值班啊。父親的一句話，讓我沒有思考太多，就填了牙醫系。幾年後某天在技工室跟學生們聊天，聊起這段往事，學生們說，可是老師，您現在幾乎都在技工室值班耶！」

當理事長分享這段往事，直覺當初選擇牙醫系，雖說是父親的建議，但進入牙醫系後可以做她喜歡的研究與實驗，對她而言不僅有趣，也因此讓她結交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甚至是帶領她往國際學術交流邁進。

國際交流新視野 海外頂尖膺復教育研討

當理事長體會到父親鼓勵她多交朋友，多開拓視野，能夠帶領她到不同人生格局的好處時，就好像武俠小說裡被打通任督二脈的女俠，開啟了嶄新的境界。「要感謝恩師林立德教授，林教授還有國外的指導老師，有這層的人際關係，而這些國外名師在海外都會定期舉辦國際交流研討會議，無非就是希望增加頂尖教育的推廣交流，其中包括『膺復教育』這個領域，在教授的推薦下，我們能夠獲得跟國外的老師或研究生交流的機會，我個人參加過許多次大型國際會議的壁報展示與口頭報告，也參加小型的國際研討會 (workshop)，也因為這樣才可以進到國際牙醫研究學會的組織，認識其中幾個很成功、很有領



如果您不相信善有善報、施比受更有福的話，推薦您這本書《Give and Take》。可以從許多心理學研究與真實案例中明瞭與學習成爲快樂的給予者並且獲得成功。

導力的學者，這是很難得的經驗。」

在許多國際研討會中，她通常都是年紀比較大的那個，因此她格外珍惜這樣的機會，在交流中發現，國外的老師及研究生因為有前人指點，年紀輕輕就開始發展他們的事業，「以前國內的環境比較缺乏資訊與資源，在教育推廣上缺乏多元發展的前瞻，所以人才培育容易有斷層，或教育資源貧乏的問題，這些都需要逐一克服。參與國際交流研討會議後，對於培育專業領域人才更能借力使力，並開始懂得如何找資源，進行跨域合作與整合。」她直言，因為恩師不遺餘力地提拔，她也會想要投桃報李將恩師的培育之情用來拉拔學弟妹，也希望盡力改善教育環境，致力軟硬體升級，讓年輕的一輩願意來學習。」

國內膺復專科人才相對缺乏，因整體環境的改變，國內人才斷層的狀況日趨嚴重，她坦言愈來愈少人想要留在學校，光薪酬就沒有辦法與外面開業的醫師相比，願意留下來的人都是靠理想來支撐。「曾經我聽到一個實習醫生畢業一年後回來看我，告訴我他的收入多少，我一聽是我在學校薪水的三、四倍，即使他周一到周六只看健保診，薪水還是比我多，完全沒有比較空間。但是總不能夠讓台大的優良傳統，斷送在我們手上，所以



2008～2009年到美國UCLA顎面補綴科 (Maxillofacial Prosthodontics dept) 接受Prof. John Beumer 的指導，讓我學習到更深入的頭頸部膺復重建技術。2017年在舊金山American Academy of Maxillofacial Prosthetics年會會場相遇，老師一如以往的熱心討論案例，給我實用的建議。

我們都是一直努力的，希望能夠吸引年輕人留在學校團隊，所以營造更好的國際交流或者改善科內事務都是必須推動的計畫，無非就是讓大家留下來共創與傳承。」

而今願意在學校團隊的都是懷抱理想的人，學校的生態跟開業醫師比自然有落差，學校要求不外乎就是要做教學準備以及研究，而這兩項都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她坦言留在學校所做的，是短暫現實價值所看不到，但影響未來長遠的事，那是相當有意義的。「願意留在學校團隊的，我們會竭盡所能提供協助，希望他在科內能夠盡量做到自己想要做的，或者想要完成的研究，也會協助引導他如何

帶領學生，在國際交流方面，我們也會盡量去跟國外聯繫增加他們可以曝光的機會，希望說他們也一起進入贗復補綴專科領域跟國際接軌。」

投入教學工作是為了培育人才，這份工作始終吃力不討好，尤其當學生被當掉時，嚴格的老師就常常成為學生眼中的絆腳石，「對的事就應該要堅持，其實我們也可以選擇當好人，但對學生的未來會有實質的幫助嗎？我希望用我的方式影響周邊，而不是只有我在做，只有一個人做這件事的力量太薄弱，大家都認同一起做這件事很重要，學生學習的態度關係到他的未來。」就像她看《醫師法》附帶決議引發爭議的問題，其實關鍵在於心疼學生，以及想確保學生們的努力不會被犧牲。出發點看似為了學生著想，其實也在根本解決未來潛伏的醫病爭議，誠如她一開始所言，最終都是為了要造福更多的患者。

做對的事永不嫌晚，她跟學生分享，其實她會堅持這種正義，跟她所喜愛看的漫畫是有關聯的，所有感動人心的漫畫都充滿正向，鮮少投機取巧，按部就班可能會花很多時間，也可能步驟繁複，但一定能走到目的地，不會有絲毫的偏差，這就是正確的價值觀。「其實我們那時大學畢業是可以直接讀研究所的，但我還是選

擇先當住院醫師，是因為希望自己能夠在臨床上多做準備，住院醫師前兩年的制度是每一科都要去做過，至少能有一些基本的技能。我要求自己能夠很扎實地準備，而不是繞過這一段，選擇時間較短的路走，也因為這樣的經歷我知道自己至少能夠做到甚麼程度，而未來不管是臨床遇到比較複雜的病人或者研究就都能兼顧。」

人生新里程 向贗復補綴大師請益

透過恩師林立德教授認識在國外的指導老師—國際贗復補綴學術圈大師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教授) Prof. George Zarb，他將人工植牙引進北美而開啟更多研究聞名。2006年 Prof. George Zarb 結合幾位頂尖的贗復學的大佬們舉辦了第一屆 Young Prosthodontic Educator Workshop (YPE)，而參加的國家包括北美、歐洲等，後來也有邀約台灣，「台灣則是由立德教授推薦學生去參加，至今想起都覺得自己何其有幸能參與，當時我已經是主治醫師及講師了，大部分參加的人年紀都比我大，當時很榮幸與任職於UCLA 的張廷琳學姊一起成為首屆的學員。」

理事長回想她真正的國外經驗應該算是2008~2009年時，「我在2000



能夠在專業領域裡隨心所欲的工作，要感謝另一半的寬容。兩人生活的小確幸，是終於能找到共同出遊的日子。2015年到奧克蘭旅遊，挑戰328m高度的sky walk，兩人在塔頂假掰得很開心。

年完成的碩士論文是植體相關的有限元素分析，後來研究進展到使用下顎骨影像建立有限元素模型，所以很早就開始接觸電腦斷層影像與STL立體影像檔案。其實我對顱顎重建很有興趣，所以先著手研究口腔癌下顎骨重建技術，當時科內有位從美國進修回來的林芬惠醫師，我從她身上學習到很多，她當時是專長於上顎重建，我就來研究下顎重建，我當時著手研發自己的技術包括3D列印模型，在模型上彎製重建用的固位金屬板(reconstruction plate)，並製作鑽螺絲孔用的定位導板，協助手術醫師為病患移除下顎骨腫瘤時，能將被切斷的下顎骨更精準地對位復建，減少手術時間與術後顏面不對稱的機率。」

後來王東美理事長申請到國科會與台大醫學院的補助，並受到當時在美國UCLA的學姊張廷琳教授協助，



2022年7月24日，衛福部與全聯會舉辦「近期醫師法修法及通過的附帶決議」牙醫界意見交流座談會，我與楊湘醫師一同出席台北場表達反對附帶決議，至今仍持續與同伴們奮鬥當中。

到美國UCLA顎面補綴科 (Maxillo-facial Prosthodontics dept) 接受Prof. John Beumer 的指導，鑽研更深入的頭頸部贖復重建技術，更貼近地了解每位醫師治療各種不同病患的方法，「每天早上七點就要跟診，而療程中他們也會指導或討論，美國的技師相當專業，也能從療程中學習各種顏面贖復體 (facial prosthesis) 的技術，真的受益良多，而學習到的技術對於現階段國內治療口腔癌病患能有助益。」

「臨床中我曾遇到口腔腫瘤侵蝕眼球，而需要裝義眼及顏面重建的病例，而在UCLA學習的期間，看到各式各樣的CASE包括皮膚癌需要手術切除鼻子或耳朵等特殊案例，美國人相當重視社交，重視對外的形象，所以這方面的需求較普遍；相對國內口腔癌患者遭遇病況時，大多選擇躲起

來不再參與朋友間的聚會。當然依照現實狀況來說，國內資源與技術相對貧乏，無法給予病患更多照護，如果能帶回這些寶貴的經驗，就能在回國後即時分享給學弟妹。」

很幸運地，當時正好理事長的先生也申請到UCLA骨科實驗研究計畫，所以夫妻便一同前往，借住學姊家後院。因為各自有專案及學習計畫，能夠一起出遊的機會不多，買了一台掀頂的二手金龜車代步，「印象中只有一次從LA開到舊金山，還有一次是搭飛機到黃石公園再租車，這可能是我在美國僅有的趣遊，但卻是

很美好的回憶。」能夠在專業領域裡隨心所欲的工作，要感謝另一半的寬容，兩人生活的小確幸，是能把握工作之餘的時間共同出遊。

2009年回國後，2010年參加國際顎復補綴學會ICP時聽到有關Jaw in a day的演講，討論的是未來顏面重建技術的整合，手術後即完成顎骨重建與植體支持固定義齒的技術，然而直至今日國內整體仍未成熟，「需要推動各專科團隊整合，也是我在任內希望致力完成的目標，我們跟口腔外科正在努力，希望很快就能獲得這方面的成果。」



台大補綴科的優良傳統，就是師長與受訓醫師們常常一同參加國際研討會，增廣見聞、意見交流、並且結交外國朋友。2019年到奈良參加日本數位牙醫學會 (Japan Academy of Digital Dentistry) 年會，是COVID疫情前最後一次團體出國開會，令人懷念，希望很快能再次與大家一起出國學習。